

4-2012

雜談族群政治：思考「公德」的界線、 「解構」的操守

Chun Kit SIU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<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mcsln>

 Part of the [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蕭俊傑 (2012)。雜談族群政治：思考「公德」的界線、「解構」的操守。文化研究@嶺南，28。檢自：<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mcsln/vol28/iss1/9/>。

This 文化評論 Criticism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@Lingnan 文化研究@嶺南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雜談族群政治：思考「公德」的界線、「解構」的操守

蕭俊傑

筆者每天上 Facebook，也疲憊得很，因為族群爭論正吵得火熱。筆者墨水有限，不擅理論寫作，不能介入太多。不過，有些環節筆者十分在意，便思考了一些。不知自己說的是左是右，反蝗還是反反蝗；只能算是一點婦人之仁，寫下一些關鍵字，說說不安之處，試試說出觀察。希望不會火上加油就好。

公德界線

不少大陸遊客在港行為有失公德，有說是違反香港文明價值。不過有指香港人有時表現也很不文明，例如在外地車廂大聲談話等。足證「香港有公德」之說，站不著腳。

這些說法的確可令人羞愧，也想起不少港人亂來的例子。不過，想不明白的是，公德是否只是「文化相對主義」？只是不同文化間的偏見？只要把香港放近日本，香港人的公德就比大陸人好不了多少？如此說來，公德，是否只是經比較才產生意義的符號遊戲嗎？

想下去，香港談的「公德」，的確不似是前後一致的價值觀。不過如果要像辯論比賽一樣，因為前後矛盾便不成立，這種想法未免令人活在絕望。

於筆者而言，公德是價值觀或文化，乃描述、肯定、維繫一系列習性，就是當地人在公共場所視為美善、或至少可以忍受的集體言行舉止。公德，本來即是身體習性，價值觀只是加上意義。

香港，有香港人身體習性。各人舉止當然不同，但亦有共同習性。例如直線排隊，在大多情況，是港人本能反應。不過若街道狹窄不宜直線排隊，如果沒有指示，多數港人是不會轉彎排隊的。排隊一例說明視為有公德的身體習性，可以是長期操練得來的機械身體習性。

我們在外地也會排隊，因為香港人只是簡單跟著身體習性。不過未必人人在外地鐵路細聲談話。港人有公德，多是特地身體習性，但身體敏感方面，不少人是遲鈍的，沒有敏感於場合。因此港人於習性之外，反應有限。這是香港人公德方面的局限。

公德價值可以有過失；不過不能說公德只是相對，或只是無善惡之分的文化差異，取消公德界線。公德是社會一時一地的操練，此外也是身體的敏感。身體的敏感就是取決人於有多少基本尊嚴發展成長，以至身體能敏感於所立之地，或是

在公共場所感受不到他人存在。

身體習性，加上身體靈敏，是公德基礎，使人在一時一地，保護和表達自己，也保護其他人，是來自身體、自覺或不自覺的善意。任何理由，都不應把公德辯成相對，不應攻擊有過失的身體善意。

解構

公德之外，似乎不少評論，都不約而同採用有解構意味的套路。公德，就有說香港人其實也不守秩序；反雙非，就有「香港本來也是移民社會，我們都是移民」；「蝗說」，就有了「香港人也很蝗」，例如指出九七前也有很香港人移民加國產子，更有指香港不少無良商人也在內地剝削工人，更是蝗蟲。

隱約感受到解構後的想法，就是，有一條「右翼」，甚至是「法西斯」的戰線，需要瓦解。這條「右翼」戰線，暫時由「公德」（內地人有損香港公德）、「資源」（內地人搶奪香港資源）組成，又由強烈意象統合（「蝗蟲」），產生「排外」情緒。

於是要瓦解「右翼」意識形態，就要拆解意識形態的「組件」和組件間的連繫。

例如，「右翼」意識形態之一，是「香港資源港人所有」>「大陸客、雙非、新移民、大款來佔用」>「這是略奪」>「香港資源有壓力」>「排斥他們」>「右翼」或「他們是蝗蟲」>「法西斯」。對付方法，就是消弭組件意義（例如香港人也有略奪，沒資格批評）、拆解連結（資源有壓力因為本身公共開支少）、拆走組件（不是略奪，求生是人之常情）。

如果，疑外、厭外（或另一立場是自保）的論述、情感，必然發展成「極保守」甚至「法西斯」；那要不惜一切打倒正在萌芽而有潛在傾向的論述、限制可能有關的疑外、厭外情感渲泄。這一切都是因反「法西斯」之名，還是可以理解的。

不過，有「法西斯」之說，奇怪的是暫時看來，仍沒有人旗幟鮮明打出「反法西斯」旗號。表面觀察，「法西斯說」似乎只停留在針對「蝗蟲說」的類比層面；跟「蝗蟲說」一樣，回應「蝗蟲說」的「法西斯說」，都是一種意象政治：大量情感和精力聚焦於意象的交鋒。

如果「法西斯說」只在意象層面，那麼，很多消弭的拆解工作，是否需要重估？有些「拆解連結」，很多時也有積極意義，例如把資源問題也導向公共開支，也可以讀出擴闊討論的意圖。至於「消弭組件功用」和「拆走組件」，例如香港人也有略奪，沒資格批評，或香港人本身也沒公德，好方面看是讀者也可反躬自省；可是，也有機會是「兩錯為對」，甚至迴避問題的「相對主義」之虞。

筆者認為，解構式的思辯，有梳理意義，有淘空意義（例如上述的公德界線），但應該適時而用，不宜運用批判話語的討論，也受「蝗蟲說」牽動，為羞憤鼓動。拆解言論關乎論述對象的信念，也涉及大眾日常常識，不妨嚴謹使用解構的利器。特別是「法西斯說」的對象，可以是「本土」、可以是「群眾」、可以是「香港」，面向的是萬家燈火中的云云眾生。各人要留意法西斯，「法西斯說」也需要節制和定期檢視，以免各人筆下的「香港」，推向「相對主義」、「取消主義」甚至「虛無主義」。



http://commentshk.blogspot.com/2012/02/blog-post_05.html



轉載於蘋果日報



轉載於蘋果日報